

# 地铁让遗址是最理想的抉择

## 社会热点

□魏英杰

地铁站为遗址让路,重新设计规划方案,确实是最理想的抉择了。通州区在修建地铁过程中,发现了明清时期通州城的东城门和瓮城遗址。而根据规划,地铁新华大街站就在这一区域。

对比光绪年间的通州城地图后

发现,新发现的遗址位置与清朝的东城门位置一致。这说明,东城门的发现并非什么“天上掉下来的宝贝”,而是早就在那儿的古建筑遗址。只要设计单位事前做好功课,或者文物部门提前介入,不至于发生施工与保护冲突的尴尬。等挖到了宝贝,再来开展遗址保护工作,毕竟晚了一步。由于相关工作没有做在前面,设计施工便有了现实困扰。在这里,原计划是建设地铁站及相关地产项目。倘若按原规划进行,古城门遗址或将不保。改变设计,则可能涉及多方利益。对于外界关心的遗址保护问题,

昨天,北京市文物局已表示,该遗址“拟于原址进行展示”,具体保护方案正在协调编制中。从文物保护角度看,最好的办法还是改变设计施工方案,让遗址能够原地展示。古城门遗址具有不可复原性,一旦遭受破坏就再也没有了,而只有调整地铁站及相关规划设施,遗址才能得到更好保护。地铁站刚刚动工,因实际情况作出调整,这不仅合乎文物保护原则,也更具可操作性。一个在地铁边上的古城门遗址,今后将为当地带来极大的文化效益。这笔账,值得好好算一算。

为了城市建设,许多地方曾对文物古迹大加毁坏。如今,一些城市开始反思这种野蛮建设思维,并逐渐意识到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意义。例如,杭州在南宋御街综合保护开发中,不仅尽量保护原有建筑,还在原址建设开放式陈列馆,展示新发现的从南宋到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道路遗迹。原址保护遗址并尽力发挥其文化效益,这一做法颇值得借鉴。地铁站能否为古城门遗址让路,说到底就是把文物保护工作摆在什么地位的问题。刚出土的通州古城门遗址,是一处具有重要价值的不可移

动文物,没有任何疑义。原址保护这处遗址,不仅有利于展示通州古城风貌,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。从长远来看,通州古城门遗址的发现,对当地确乎有利无弊,必须加以善待。因此,文物部门应抓紧开展相关工作,对古城门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,并对其文物价值进行评估认定。通州古城门遗址理应享受文物待遇,得到相关文物法规的保护。只要这一点明确了,地铁站为遗址让路,重新设计规划方案,确实是最理想的抉择了。

## 画中有话

□文/小强 图/春鸣

近日落马的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,民间绰号“黄三亿”,他曾任德州市委书记,其间,在他主持下,德州在经济开发区修建了一座豪华办公楼。这座办公楼被德州百姓戏称为“黄楼”,因为从远处看,大楼的形状像极了黄胜的“黄”字。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,很多乘客去市政大楼都直接说去“黄楼”。韩愈曾在潮州为官,当地百姓感怀其德,先生去后,江山改姓,曰韩江、韩山。相同的例子还有江西纪念东汉高士袁京的袁州、南京纪念

## 巍巍“黄楼”

先贤的蒋山、越南铭记领袖伟绩的“胡志明小道”……这是一地百姓对人最高规格的礼遇,以彰被纪念者之盛德。而某种事物,一旦成了盛德的标识,就会泥沙俱下。“黄楼”,或是黄胜自我膨胀后主动授意搞出来献给自己的勋章,或是手下以“巍巍黄公,其德盛欤,覆天载地,民莫能名”的理由弄出来让黄胜笑纳的贡品。到了“黄三亿”这个级别,贪污已不满足于几套房子、几多票子、几个女人,而是要实现或认证自我价值——分析贪官的心理,也可适用马斯洛心理学。



## 有一种道义叫“就是爱救人”

### 言者有意

□苑广阔

河南省确山县有一位住在公路边的男子黄久成,只要看见车祸就跑去救人,5年来,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外地打工,他至少救出18人,被人称为“就是爱救人”。当地的一些村民、路过当地的一些长途车司机并没有见过他本人,但是一提到“就是爱救人”这个名字,却无人不晓。很多人并不知道,在这个略显另类的绰号背后,是18条被救的鲜活生命,是诸多面临破碎又被挽救的家庭。

“就是爱救人”只是当地一个普通农民,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,讲不出什么豪言壮语,但是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,成为那些遭遇事故者的生命守护神。黄久成认为:救人没错,遇到后应该心无顾忌地去实施。话语朴实,却蕴意深刻。谁都知道“救人没错”,但为什么在一些危急情况下,还是有人不愿意见义勇为?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做到黄久成那样“心无顾忌”。黄久成身上有两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。第一,住在公路边上的人很多,为什么只有黄久成“就是爱救人”?这是因为黄久成内心的善良和正义,源于他对别人生命的关心与守护。一个内心没有善与爱,没有基本是非道德观念的人,在面对身处困境的他人时,是不可能无条件出手相助的。

第二,5年的时间里,黄久成挽救了18条生命,但是却一次也没有被人讹诈,这又是因为什么?不是因为黄久成运气好,而是因为救人反被讹诈的事情,属于绝对的小概率事件。我们人为放大了偶然发生的“好人没好报”事件,给自己戴上了道德枷锁,束缚了我们的见义勇为之心。黄久成先后救了18个人,不但没有被讹诈过一次,那些被救的人还都视他为大恩人,这足以说明,救人并没有那么可怕,不救人才会让自己良心不安。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“就是爱救人”,在为黄久成送上鲜花和掌声的同时,我们还应该有点“见贤思齐”精神,反思我们自己身上的差距和不足。

## 百姓观点

## 短信预警,不该是击鼓传花

□刘雪松

6月27日下午5点05分,四川宁南县国土资源局给各乡镇发出一条预警短信:“据县气象局预报,我县未来24小时有中雨天,局部地区有暴雨、强雷暴、冰雹,地质灾害为‘可能性大的’4级。”一个多小时后,白鹤滩镇镇长将这条短信转发给了白鹤滩工程建设筹备组的胡念初,据说还补了一句:“请贵公司加强高线路和电站建设影响区的监控。”一念之间,接到短信的胡念初把它删了,理由是:一,那只是一条

一般的公用气象短信,太笼统,没多大意义。第二,他与镇政府的工作联系仅限于征地,防汛不是他的职责,他没有义务去转发。结果,14人遇难,26人失踪。无论胡念初有没有义务转发这条短信,这么多生命因为这场灾害而消逝了,胡念初都无法轻描淡写地推掉自己的责任。但把灾难的担子,压在胡念初一个人头上,不公允,也不厚道。倘若人有先见之明,事先知道这场大雨会有这么多人为之丧生,那么,是谁将这些生命的重托,压在一条短信上?并且,这条短信,仔细读来,还真看上去挺笼统,挺工作化的。

假如,我们现在只能假如——假如宁南国土资源局在短信中说得清楚4级地质灾害是个什么样的灾害,这条短信会不会因为更多地赋予了生命的重量,而使接到这条短信的人们更多地警觉?假如白鹤滩镇镇长理得清这样的气候条件,会引起本镇哪些地段的泥石流,那镇长还会不会再次短信的形式转发给下面?

假如在从短信传达到发生灾难的12个小时之内,灾区接到过一个追问安全转移是否到位的电话;假如有一位领导事先到过出事地点过问指挥,那么,胡念初删不删那条短信,其实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所有人,都将所有的程序,托付给了一条单向通信形式的手机短信。无论你收到,或者没有收到;无论你删了,还是传了;无论你当时睡了,还是正好醒着,反正,他们已经例行了公事。一个本应奔走相告的预警,却完整地在官样的流程中,走完了短信传送的程序。胡念初们与这些逝去的生命,脱得了干系么?

## 水疗馆直播顾客更衣,如何拯救公众隐私权

□然玉

近日,有媒体曝,东莞一家水疗馆,在男女更衣室均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,并直播到售票大厅,顾客更衣情况众人可一览无遗,但多数人并不知情。对此,水疗馆工作人员表示,安装视频监控出于保安需求,在大厅直播是为了震慑窃贼,直播已有两年,从未接到过投诉。隐私权总在被侵犯后,才会激起涉事者的后知后觉。因隐私意识匮乏,公众少有事前防御,以防隐私泄露。也许,正是“慢半拍”的权利意识,导致了某些人不惧窥私,乃至传

播谋利。在“摄像头依赖”的今天,这种隐私被曝的风险,也在大大增加。“隐私权”不彰,在于虽有法规规定,却缺少实践传统的强化。现实中,许多权利止于纸面,却难以落地。这类权利之所以被架空、被冷落,原因自然多种多样,却终究与“特定的社会文化”相关。以隐私权为例:商业文明对“家庭至上”信仰的冲击,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。其速度之快、程度之深,令多数人难以适应,继而来不及发育必要的“信息防卫”意识。显然,在“家庭至上”的时代,诸如“水疗馆”一类的服务行业稀稀寥寥,在自家洗浴放松,自然无所谓

“隐私权”之说。然而,当商业市场急速成长,乃至从吃喝住行到消遣娱乐,全面接管“小家庭式”的供给,若公众还对“隐私权”爱理不理,难免要付出沉重代价。遗憾的是,反观东莞水疗馆的“直播门”,竟“两年未被投诉”,看似离奇诡谲却也不难理解——在家庭与市场之间,很多人仍未完成思维重置。有完尽争重,便有几分权利。确切来说,此“权利”不仅指法定权利,也指现世中默契的、实存的,对“法律”的尊重程度。立法层面,捍卫隐私权或已展现足够诚意,但在众人通过“起诉”等司法动作予以配合、

强化之前,最天才的法律文本,也有沦为“沉睡之书”的风险。众所周知,某项“权利”所遭遇的真实处境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申诉、维权的力度:申诉频度越密、判例累积越多,越能降低同类案件的司法成本,直至“隐私权”最终被普遍接纳。某种意义上,对法律的最好重申,就是令违法者付出代价。文明社会,竟还有直播更衣、裸体出镜的荒唐剧目;而围观的大众,也还或多或少抱持“看热闹”的心态轻松对待。对于“隐私权”,我们未免还有些漫不经心。那么,下一次的伤害,可能已经不远!

## 招聘

河南可道会计事务所因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招聘往届、应届会计、审计等财经类毕业生60名。  
报名地址:周口市八一路南段人才市场  
联系电话:0394-8396363